

欧致富 著

下南戈牌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海霞

责任校对 陈红燕 农向东

(桂)新登字01号

挥戈南下

欧致富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1168 1/32 开本

9.375印张 207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2086-4/k·176 定价: 4.95元



欧致富同志着戎装照片。

前 言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每一场战斗，事隔几十年，如今我一闭上眼睛都能记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那硝烟、那炮火，那冲锋的呐喊，那拼刺刀时的竭斯底里，还有胜利时的欢笑，受挫折时的焦虑……一切的一切都记得那样真切，仿佛还是发生在昨天。

人们都说，人老了喜欢回忆过去，越是久远的东西记得越清楚。这话有道理。我戎马倥偬大半生，经历过的事数不胜数，参加过的战斗也不计其数，任随岁月流水的冲刷，依然记忆犹新。

记得当年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时候，他老人家问我：“小欧啊，这些日子文化学得怎么样了？能写家信了吗？”

我说：“还没哪。”

他老人家笑着说：“多下苦功吧，学好文化有大用场。将来我们不但要你去当将军带兵打仗，还想要你当个作家，把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写下来，教育子孙后代。”

朱总司令的话语重心长，可当时我无法理解。我说：“你要我写书？我这大老粗，能行吗？”

他老人家说：“这是革命的需要，能行要上，不能行也要上！”

如今回想起来，朱总司令的目光何等远大。是的，当年

我们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穿插，踩着战友的和敌人的尸体往上冲，是革命的需要，如今老了，拿起笔来，写写革命的故事，让后辈人不要忘记过去，让革命的优良传统能世代代发扬光大，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过去，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接着又用那双扛枪的手，在一片废圩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靠的什么？靠的是革命的优良传统。如今，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了，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革命的优良传统还要不要？我的回答是：要！革命的优良传统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仍然要！

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一辈人总是要过去的，新一代总是要接班的。要使革命的旗帜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者，有责任把革命的优良传统传授给后一代。这本回忆录就算是我尽的一点点责任吧。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此去关山千万重	(1)
第 2 章 智歼王铁汗	(23)
第 3 章 九关台门之战	(37)
第 4 章 北镇阻击	(53)
第 5 章 象鼻子山出奇兵	(69)
第 6 章 隆化激战	(84)
第 7 章 投躯报国 英名永存	(97)
第 8 章 挺进冀东 奇袭昌黎	(112)
第 9 章 切断北宁线	(130)
第 10 章 塔山七日	(142)
第 11 章 血战密云城	(158)
第 12 章 围困北平	(174)
第 13 章 挺进江南	(187)
第 14 章 赣南追击战	(203)
第 15 章 活捉匪首黄镇中、萧家壁	(223)
题外章 硝烟烽火十点谈	(254)
后 记	(295)

第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重

1945年的春天踏着苏联红军进攻柏林的炮声走来了。

经受了千辛万苦的中国人民和在战火中不断成熟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抚摸着自身上的伤痛，抹干净了脸上的血迹泥污，满怀胜利的信心，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八年了，我们在战火硝烟中渡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困难斗，与饥饿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欺侮的顽强性格，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无穷的威力。中国共产党人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世界各大战场上，不断传来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的消息，国内的抗战前线也不断传来日军败走，向铁路沿线集结的消息。

真是大快人心。压在我们心中的坚冰，随着春天的到来开始溶化了。阳光变得特别辉煌灿烂，祖国的山山水水都变得更加迷人了。

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主席的号召激动人心，同志们都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前程是远大的，但要到达胜利的彼岸，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此去关山千万重，我们还要爬很多山，涉很多河，还要做大量的艰难的开拓工作。

我们战斗的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一派大好风光，各个部队在已过去的1944年，战斗、练兵、整风和生产都获得了全面丰收，形势十分喜人。根据地在不断扩大。

总部及一二九师所在地区的晋东南，已经扩展成晋、冀、鲁、豫的大解放区。曾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敌寇，已经不见了昔日的威风，全都龟缩到县城以上的据点里，惶惶不可终日，每季度一次的“大扫荡”已经无力进行。各据点里的敌人已被我主力、游击队重重围困着，动弹不得。他们被孤立地困顿在据点里，弹尽粮绝，连吃水都成了问题。人们普遍都感觉到，日本鬼子的日子不长了。

鬼子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的行动也就频繁起来了。当年他们趾高气扬，滥杀无辜，现在是该轮到他们尝尝失败滋味的时候了。

我们的主力部队、游击队都频频出击，攻城的攻城，夺据点的夺据点，捷报不断传来，真是大快人心。

我们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经过一年多的整风、生产、练兵，益发兵强马壮，精悍异常，一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就在这年三月，总部下达命令，要各部队相机夺取县城。我们特务团的任务是，在左权县独立营配合下，于四、五月间攻下左权县县城。

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岂料正在这时，突然接到延安来电，令我火速只身出

发，到延安接受新的任务。

满腔大干的热情一下子被来电吹冷了，心中有说不尽的遗憾。但一想到马上就要到延安，心情又激荡起来。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就聚集在这里，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抗战。巍巍宝塔山，绵绵延水河，更给这座革命名城增添无限风情。抗战时期，延安是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心中向往的地方。

1937年初，我在红军大学毕业后等待分配时，曾经在这块革命的圣地逗留过两天。那时候日寇侵华的行动日趋公开化，国内国外的形势都异常紧张，满腔革命热血，满怀报国的志向的我，忧心如焚，哪来闲情去观赏延安的风光？接着，抗战的枪声打响了，我和我的战友们一道，抱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伟大的抗战之中。在太行山前线，歼日寇，斗敌顽，冲锋陷阵，流血流汗，保卫黄河，保卫延安，保卫中华民族。可是在战斗的间隙，在欢庆胜利的夜晚，我却时常憧憬着心中的圣地，迷恋着那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延安城。如今，一别八年，我马上就要扑进延安的怀抱，她变得怎样了呢？是不是象我梦见的那样，依旧风光赛江南呢？

接到电报，我久久不能入睡，既有对延安的憧憬，又有对新的战斗的渴望。远望夜空，星岛河汉，心潮逐浪。

此去延安，我总觉得任务非同小可。如果是要我在根据地内继续执行战斗任务，没必要叫我远涉千里去接受任务；如果让我改任地方工作，一个命令即可，也没有此行的必要。延安来电，必有特殊缘由。

我不及多想，匆匆忙忙交代了工作，于四月中旬，即在接到电报后的第四天，便带上两个警卫员，披星戴月向延安进发。

沿途，枪声已经停息，由于日寇已经集结铁路沿线，我们已经不必担心鬼子“扫荡”队的袭击了。可是国民党顽军却在作威作福，拦路搜索，阻扰我军的行动。好在我们有各地武工队接送、掩护通过封锁线，有地方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负责安排住宿，一路上还算平安。当然，险情也有，只是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都化险为夷了。

记得我们赶到黄河边时，天已将晚，我们向一户群众家投宿，刚住下来，便见天边飞起几只白鸽，接着院外传来伪军与群众的争吵声。房东大娘一听吵声，知道情况不妙，连忙将我们推进门帘上挂有红布条的内房里。

这里的风俗，家里有人坐月子，门口就挂红布条，示意外人不得闯入，如果外人不经主人同意而闯进去，那是要被用鞭赶出来的。我看了一眼房门的红布条，进到房里又没见坐月子的妇人，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房东大娘在掩护我们。

此时院外喊声响起，大娘向我们做了个放心的手势，便抖了抖衣服，从容走出去应付。

她拄着拐棍，把要闯进屋里的伪军拦住，厉声喝道：“你瞎了眼啦，没看见门帘上挂的红布条？我小孙子、儿媳若给你们吓出病来，看我不去找你们长官算帐！亏你还是个中国人，一点中国人的规矩都不懂！”

那几个伪军被她说得瞠目结舌，自认倒霉，嗫嗫嚅嚅地走了。

直到伪军们走远了，房东大娘才把我们叫出来，拉着我们的手说：“八路军同志，受惊了吧？这些日子伪军三天两头的来搜查，看来他们要搞鬼名堂。刚才他们说 是来抓白鸽，我看不象，倒象是专门来打听消息的呢。你们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听得出，这位老大娘是位老交通员，她的家肯定是个老交通站。我们没有说客套话，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许久说不出话来。

这是多么好的人民群众啊。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不断打胜仗，靠的就是这样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没有这样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我们是寸步难行的，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不堪想象。我们在心中暗自说道：“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打更大的胜仗，来报答您和千千万万支援抗战的同胞们对我们的支援。”

过了黄河，再跋涉十多天，到6月1日，我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此时的延安，显得分外庄严肃穆，红旗在和风中飘扬，一队一队整齐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时不时还传来整齐的口号声，雄壮嘹亮的歌声，使人感到延安的青春气息。我和警卫员虽然十分疲倦，但此情此景，身置其中，浑身疲乏顿消，心情兴奋得也想放声歌唱。

啊！延安，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终于又来到你的怀抱里了。八年抗战的战火硝烟，把你锤炼得如此坚强，分外妖娆！此刻我听着你充满胜利豪情的战歌，我的心醉了。

人们兴高彩烈地从身边走过，仿佛是在过新年。一打听，才知道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我的心顿时又开阔起来。此次电令我来延安，肯定与“七大”的整个战略部署有关。想到这我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激动之情，难用语言表述。

在留守处住下之后，我便急匆匆挂电话，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到。

当晚，彭总的警卫员就找上门来，领我到他的住处。

彭总见到我十分高兴，亲热地拉着我的双手，夸我来得好快，问我路上是否碰到麻烦，并询问他离开太行山之后根据地和特务团的情况等等。我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说特务团现在已经扩大了近一倍，声势比以前更浩大了，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之后，他突然问我：“不是又叫你原地待命了吗，怎么你倒来了？”

这话可真把我弄糊涂了，如坠入五里雾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经过一番解释才弄明白，原来第一封电报发出之后，后方总部又发来了一封电报，让我原地待命。因为特务团要扩展为警备旅，准备让我出任旅长。可惜我收到第一封电报之后出发太快，连电报也追不上了。

我们说着话，朱总司令也过来串门。

我足足四年没见到他老人家了。这是风风雨雨的四年，战火纷飞的四年，他老人家变得更硬朗了，也更坚强了。一见面，朱总司令问长问短，亲热异常。

他问得很仔细，特务团的战斗、生产、生活，甚至个别战士的家境，文化学习情况都问到了。我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一一作了汇报。

说到太行山的乡亲，我特别向他提到了群众中关于他如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传说。他听后笑咪咪地直摇头，深情地说：“那是群众对八路军的信赖，别把我说得那么神！”

话题转到新工作任务上。朱总司令说：“你没接到第二封电报，来了也不要紧嘛。既来之，则安之，‘七大’正在开着，你跟彭总借开幕词及大会政治报告来先看看，要学透

文件，吃透精神。边区的团以上干部，不管是不是党代表，都集中延安学习。工作问题大会闭幕后再说。”

过了一会儿，朱总司令突然想起了什么，探问道：“小欧，回你广西老家怎么样？”

回广西老家？前几年他老人家曾有过此议，当时我以没文化、性子直且急，办不了“外交”等理由推掉了。如今旧话重提，莫非是想叫我回广西搞统战工作或地下党工作？

我笑着回答说：“很想回去，可现在走不了呀！”

……他猜透我的顾虑，是怕没有枪杆子撑腰打不开局面，笑着说：“假如让你带一支部队杀回去呢？”

他的话顿住了，很久才说：“快胜利了，要准备挑重担子，要敢于独当一面。”

这两位首长好象出一串谜语让我猜，想又想不透，不想却偏偏耿耿于怀。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干脆起来挑灯学文件。

反复看了毛主席在“七大”致的开幕词，使我这个蹲惯山沟的人脑子立时开了窍。

毛主席在开幕词里宣布：“希特勒快被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日子也长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八年，现在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了，已拥有一亿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多万民兵的大解放区了。”

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啊！文中反复提到“两个中国之命运”，我隐约感到，毛主席是在给全党预示新的斗争任务，部署新的战略转移了。

第二天，我去找参考材料，没想到遇见了红七军老军长、“七大”代表张云逸同志。掐头去尾，我已七个年头没见他

的面了。

这一回见面，真是无话不谈。

他告诉我：他这次是以新四军代表身份来延安参加“七大”的。大会前，经中央同意，开了各个“山头会议”，红七军的也开过了。朱老总、陈毅军长都到会听取了意见，中央根据各“山头会议”情况对一些历史问题作了决议。

他还告诉我：1938年间，他奉中央之命，辗转千里到过广西桂林，想与桂系军阀当局共商合作抗日之事。人家以你没有部队合作为由，不予理睬。原来，红七军留下的游击队组成的两个团，在这以前给叛徒出卖，被骗到安徽遣散，强行送到军阀部队去当兵了。

他还说，中央曾几次派人回广西组织抗日游击队，局面都无法打开。

这时，我思忖：朱老总说让我回老家的事可能是真的了。

张云逸同志还对我说，王震同志已经于三月份率领新三五九旅跃进到湖南平江，组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后被国民党几个军一挤，又挤到乡下，搞起鄂、湘、赣根据地了。

红军战略转移到陕北后，抗战七、八年，靠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略方针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成百万大军了。但南方各省，除东江、琼崖各有一个游击纵队外，其他各地基本上还是空白点。中央打算陆续组织一些南下支队，千里征战，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迎接战略反攻的新胜利。

张云逸同志的话，把我的脑子点热起来了。我说：“首长，你率领一个军，我带一个团，跟着你一齐杀回广西打日

本去！”

他笑咪咪地不回答。

我又说：“红七军北上时要是留下一个加强团就好了。那么多的山，正好打游击，坚持到现在，少说也能拉起一个纵队。”

他笑得更酣了，说：“你还真有点天真。我这个军不去，你那个团可得去！朱老总给你打招呼了吧？有‘七大’路线，一个团可顶一个军呢！”

我将几位首长的话互相印证，已经很明确：让我带点部队回广西开辟根据地。

大会闭幕前几天，朱总司令直接派人找到他办公室，与彭老总一起给我明确任务。

朱老总一开头就说：“‘七大’就要结束，‘七大’的路线已经确定，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朱总司令越说越兴奋，站起来，挥动着双手接着说：

“中央刚决定，不断派出精悍部队，施行南北战略跃进，壮大解放区，开辟更多新的游击区，迎接全国的解放。”

首长的话真使我热血沸腾。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兴冲冲地说：“总司令，快给我任务吧！”

朱老总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别急别急，工作是有得你干的！”

原来，根据党中央决定，由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同志组成新的警备旅，担负跃进湖广的艰巨任务，准备搭起一两个纵队的架子。由我担任警备旅第二团团长的，可以将现在特务团机关的三分之二人员和五个老的连队一起带去。整个警

备旅挺进到湘西、黔东以后，旅部和一个团就留下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那里群众条件好，过去红二方面军留下不少革命种子。我带的二团，在湘西、黔东稍事整顿之后，便相机行事，设法从天峨县的口子入桂。

朱老总和彭老总把我拉到地图前，指点着行军作战路线，明确要在大苗山一带建立三个立足点。并说，武宣一带我地下党比较活跃，搞好了可以拉起新队伍。最后，队伍要插过贵县、横县，到灵山的武利圩。那里已经有一支游击队、一小块根据地了。到了那里就可以放心了。陆川、博白一带，抗日队伍正在拉起。但最终目的是要在十万大山建立起南方抗日根据地，那里不仅是两省交界，还是两国交界，回旋余地很大。要学习太行山根据地的经验，背靠大山，面向平原。

时间要求，最迟在年底以前把十万大山根据地开辟出来。

听了两位老总的話，我的心激动不已。留恋的、不安的、胜利的喜悦等各种心情都搅和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一想到快要离别警卫了整整八年的两位老首长了，心里总不是滋味，我冒失地说了一句：“首长，还是让我警卫你们一辈子算了！”

彭老总严肃地说：“就你会恋窝！特务团长我给你免掉了，偏要放你去远远的，去当司令，去当‘山大王’！我告诉你吧，就这五个连，到时候最少要带一个师来见我。长着个脑袋，就不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吗？其他连都是新兵蛋子，又是北方兵，沿途水土不服，带去沿途也够你受的！”

朱总司令接过话头说：“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主席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最后，朱老总交待说：“你们到南方是执行战略反攻任务，没一个纵队兵力是不行的，国民党当局也不会承认你。过了湖南，你们就宣传，象1937年我们挺进山西抗日到处演说一样，让广西人民尽早觉悟，不断吸收爱国青年入伍，扩成一个旅算一个旅，扩成一个师算一个师，然后电告中央予以承认。”

他叫我带上两部功率高的电台，待部队进入广西以后就直接与中央联系。

临别他又告诉我，部队正集结编组，机关人员谁去谁留尚未定好，叫我作“七大”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行动的准备。

接受任务回来，我心里阵阵翻腾，久久难平。有了正确路线，又有两位老总正确指挥，还有在二十年战争中久经锻炼的连队。几年之后，这支小部队会扩大到五个团、五个师的，一定会的！

“七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我立即给彭总打电话请示行动日程。他回答说要快准备，具体行动由文年生、雷经天两同志安排，叫我随时跟他们联系。他在电话里祝我一路顺风。

我不敢多耽搁，赶紧回留守处，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不料几天以后，朱、彭两位老总先后来电话，招呼我推迟出发。

原来是敌情有了变化，预定的行动路线上，有的被顽军堵截，有的被日寇占领。

我由此推及，可知两位老总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敌情的变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

进入7月，局势开始明朗化：日寇已收兵回到交通干线的主要城市，有全线撤兵的预兆；消极抗战八年的国民党部